

禪外說禪

張
中
行

张中行作品系列

禅外说禅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外说禅/张中行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1

(张中行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1-08327-9

I. 禅… II. 张… III. 禅宗-通俗读物 IV. B946.
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7920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禅外说禅 |
| 著 者 | 张中行 |
| 丛 书 名 | 张中行作品系列 |
| 责任编辑 | 聂丽娟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 |
| |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|
| | http://www.zhbc.com.cn |
| | 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|
| |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 |
| | 印张 16 1/8 插页 8 字数 265 千字 |
| 印 数 | 1-5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8327-9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
-

出版说明

《禅外说禅》，顾名思义，是“身立门外”，“体会到不懂禅的人是怎么不懂的”，目的是“要使不懂的人去懂”。全书理精辟而言浅易，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中国佛教的大略，而且可以揭开禅的神秘面纱，变恍兮惚兮的禅理为明晰易解的科学常识。1991年首次出版以来，深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。

此次重版，秉持小而精、易于收藏的原则，改进了书籍的开本和装帧方式；为保持作品原貌，仅改正原版的个别排校错误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2年1月

禅外说禅读后记 （启功）

我获识张中行先生，总有四十多年了，最初常在小文物店见面。先生喜玩砚台，也喜收些文人手迹，既不同于争奇斗富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。手里把玩一件东西，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。东西被别人买走了，也不见他后悔，听说远处有件什么，也不见他上赶去看。说句罪过的话，那时我真以为他是个“半行家”而已。

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“运动”，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。我不禁发生疑问：玩文物那么有兴趣，讲学问那么广博，生活上烦恼无华，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，无疑地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，而他面对着若干只能算是来自宇宙之外的新鲜事物，却漠然像没看见一样，更不用说加以评论了。此后我对他有意识地加以了解，从朋友口中得知，张先生是一个有极深造诣的哲学家。

提起哲学家这个名称，我也见过一些不同样的面孔：有的人，句句是西洋哲学名人的话，并且说着说着迸出一个外国词，然后说：“这个词在中国话可怎么说呢？”跟着再说一句中国人还不懂的中国话，就算这个道理讲完了。有的人，从外国翻译过的中国古代哲学资料中抄来半本就拉场子说书，边说书、边打倒，营业了几十年，最后心得，文学中郑孝胥的七言律诗好，哲学中程朱理学好。有的人，是财主玩票讲经，仅仅一个开题，便能讲上十天半月，真不让五万字疏解“粤若稽古”，和数张纸不见“驴”字的买驴契券。听完了的人，面面相觑，合十心照。还有的人，超过贾宝玉的“无故寻愁觅恨”，而是“无故寻仇觅恨”，装出宋僧法秀的“铁面”，“惟我独哲”，他人都是待超度的轮回中物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这使我见哲学而远之，何况其“家”！

及至知道张先生竟是个哲学家，我真有些对不上口径。于是翻阅他曾编印的刊物，手边只剩几本《现代佛学》，有许多笔名，也不知道哪几篇是他写的。但我曾听说这个刊物当稿子不足时，他自己往往包下不足的部分，可知其中出于先生之手的文章应当不少。撒个大网，其中总会有几篇“张氏真本”吧？名相术语都那么熟，哲理上又多是深通人情的导俗之论，肯定都不是应付僧的吹吹打打，难道这位哲学家就真那么“内佛外俗”吗？

又过了许多时间，张先生忽然拿了一大叠稿子教我看，还给了我一个硬任务，就是要写一篇序。我一看这叠稿子的题目，赫然是《禅外说禅》，我便拍手大笑说：“序已有了。”先生不禁问道：“序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即这四字，禅外说禅，我已作序毕。”我的理由是：凡通禅的人都明白，当年达磨祖师，文字尚且不立，何有于说？又何有于“内外”？道理岂不十分彰明较著！凡讲禅是如何如何，禅应如何如何，门内又如何如何，他便已根本否定了达磨祖师，也根本否定了禅。我也曾看过几本讲禅的书，愈是门内行家所讲的，愈不能懂。我想不但我不懂，还敢断言，拿给不识文字的六祖惠能去读，保险他也不懂。若再加上八万四千篇序，那就连达磨祖师也不懂了。这本稿子的好处，即在“禅外”二字。身立门外，必然体会到不懂禅的人是怎么不懂的，所说的必然要使不懂的人去懂，那又何以序为！

按先生这本稿子，无疑是为利乐有情，从智慧出发，著书是方便手段。如有一序，使读者获一阶梯，当然更增方便之功。我下边举一本书，可以作读《说禅》的阶梯，而不是我这里写出的任何话。

那本书叫做《负暄琐话》，也是张中行先生写的。内容是他回忆数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师友，以及其他一些琐事。那些人有一直到十年浩劫之初还活着的，于是下限也涉

及一些浩劫中事。他似乎具有悲悯的大愿，但运用的却是轻松的笔调；分明是极冷隽的语言，读起来却感到中含炽热的情感。几乎使人觉得他在那里“不傻装糊涂”，我却认为处处是极高的禅理。道理非常明白：庭前柏树子，何关祖师西来意？经卷的作用，难道只为遮眼？佛戒杀生，南泉何以斩猫？铁铸的牛，蚊子何以下嘴？如此等等，禅人读之而通禅，常人读之而发笑。读《琐话》如在读《说禅》之前，它便可作读《说禅》的阶梯；读《琐话》如在读《说禅》之后，它便可作读《说禅》的注脚。是为序。

有人问：你前边客客气气地写作“读后记”，这里又大言不惭地说是“序”，道理何在？敬答曰：序都是后作的，连原书都还没入目就先有了序，那必是自欺欺人的谎话。所以凡是序都是读后所写的。但张先生给我的任务是作序，我在缴卷时如果不说出这个“序”字，他再向我要第二篇，可怎么办？所以必须点题。这千余字的稿纸万一被采用，付印时把它放在书前还是放在书后我是无能为力的。只有标题中“读后记”这三个字，我声明是坚决不改的。

1988年7月20日

目 录

禅外说禅读后记(启功)	1
一 弁言	1
二 观照人生	18
三 佛法通义	39
四 中土佛教	75
五 禅宗史略	128
六 禅悟的所求	213
七 渐与顿	247
八 师徒之间	284
九 机锋公案	329
十 禅悦和禅风	371
十一 理想与实际	395
十二 可无的赘疣	411

十三	禅的影响(上)	435
十四	禅的影响(下)	470
十五	余论	497

一 弁言

1.1.1 缘起(一)

想起我与禅的关系，说来话长。最早大概是青少年时期，看《红楼梦》，第九十一回写黛玉和宝玉用禅语问答：

黛玉乘此机会，说道：“我便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”宝玉盘着腿，合着手，闭着眼，撇着嘴道：“讲来。”黛玉道：“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今儿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”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黛玉道：“瓢之漂水，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非瓢

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”黛玉道：“水止珠沉，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风舞鹧鸪。”黛玉道：“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。”宝玉道：“有如三宝。”

话扑朔迷离，像是句句有言外之意，觉得有意思，甚至觉得巧，因为化显为隐，使难说的变为可以说。

过了些年，兴趣早已离开编撰的故事而转到实在的人生。自己思索，疑难很多，于是求外援。希望能够“朝闻道”；未能如愿只好多方寻求，看看所谓贤哲都是怎么想的。这包括古今中外。这里撇开外和今，专说中和古。就现存的文献说，儒家大概是最靠前的（《老子》时代有问题），道家大概是最深入的。顺路往下走，自然会碰到佛家。儒家讲“率性之谓道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也讲修齐治平（指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见《礼记·大学》）。道家讲“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，也讲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（《老子》第六十章）。只有佛家，总是喊“生死事大”，虽然也不能不把在上者奉为大檀越。总之，与孔孟、老庄相比，释迦的思想言论似乎离个人更近。于是看，通过空、有，通过般若、法相，等等，想大致了解，对人生，他们是怎样看的，对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，他们是怎样对付的。五花八门，但也万变不离其宗，是以“悟”力脱“苦”境。悟，何以能得？于是就不能不碰到“禅”。

这之后，就扔开俱舍、法华等等而读《古尊宿语录》《五灯会元》一类书。一读才知道，这些所谓禅师比黛玉和宝玉厉害得多，因为二玉的话虽然迷离，却沾边，禅师的话是不沾边，甚至像是梦中说呓语。举一点点为例：

(1)黄檗希运禅师——(丞相裴公)问：“圣人无心即是佛，凡夫无心莫沉空寂否？”师云：“法无凡圣，亦无空寂。法本不有，莫作未见；法本不无，莫作有见。有之与无，尽是情见，犹如幻翳。所以云：‘见闻如幻翳，知觉乃众生。’”祖宗门中只论息机忘见，所以忘机则佛道隆，分别则魔军炽。”

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)

(2)赵州从谗禅师——僧问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师曰：“三个婆子排班拜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不迁义？”师曰：“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。”问：“学人有疑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大宜小宜。”曰：“大疑。”师曰：“大宜东北角，小宜僧堂后。”问：“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几时成佛？”师曰：“待虚空落地时。”“虚空几时落地？”师曰：“待柏树子成佛时。”

(《五灯会元》卷四)

(3)临济义玄禅师——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

意？”师竖起拂子。僧便喝，师便打。又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亦竖起拂子。僧便喝，师亦喝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师乃云：“大众！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，三度问佛法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赐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，谁人为我行得？”时有僧出众云：“某甲行得。”师拈棒与他，其僧拟接，师便打。

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）

（4）昭觉克勤禅师——入侍者寮。方半月，会部使者解印还蜀，诣祖（五祖法演，非弘忍）问道。祖曰：“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？有两句颇相近，频呼小玉元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声。”提刑应“喏喏”。祖曰：“且子细。”师适归，侍立次，问曰：“闻和尚举小艳诗，提刑会否？”祖曰：“他只认得声。”师曰：“只要檀郎认得声。他既认得声，为甚么却不是？”祖曰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聿！”师忽有省。遽出，见鸡飞上栏干，鼓翅而鸣，复自谓曰：“此岂不是声？”遂袖香入室，通所得，呈偈曰：“金鸭香销锦绣帏，笙歌丛里醉扶归。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”祖曰：“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，吾助汝喜。”祖遍谓山中耆旧曰：“我侍者参得禅也。”

（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九）

例(1)虽是正面说,可是拈举有无,意思玄远,并且有矛盾。例(2)大部分是所答非所问;至于大宜(便)小宜(便),简直是开玩笑。例(3)近于演哑剧,用形相表玄意。例(4)只有佳人独自知的风流事竟是非小根劣器的造诣之证,而且徒自信,师印可,他们共同的(假定能够共同)意境究竟是什么?这里应该有看人生、对待人生的所谓“道”,可是这道是怎么回事?简直莫明其妙。

有那么一种讲历史的书,观点鲜明,解决这个疑难的办法很干脆,用一种中药名为“一扫光”的,说都是欺骗。欺有外向、内向之别,外向(欺人)比较容易讲;内向(自欺)不容易讲,因为牵涉到主观、客观的问题,相对真、绝对真的问题,还牵涉到雅名所谓立场、俗名所谓眼镜的问题。在这种地方,我们最好还是虚心一些,暂不戴有色眼镜,看看大批语录所反映的,作为人生之道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显然,其中会杂有渲染,甚至夸大,更甚至自欺欺人。但璞中有玉也是世之常理;正面说,我们总不能设想,禅宗典籍中所说,许多古德的思想与行事,都是假的。儒家讲究“躬自厚”,“能近取譬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我们可以本此精神想想,有不少古德,甘居草野,粗茶淡饭,不娶妻,如果他们没有与常人不同的想法,或说所谓“信”,这办得到吗?如果还觉得这不算什么,就无妨自己试试。这是内证。还有外证,是一千多年来,禅影响

很大，如上面所引，连年轻的苏州姑娘林黛玉，到有难言之意难表之情的时候，也不得到这里来讨点巧；至于不年轻的秀才们或老爷们，如白香山、苏东坡之流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禅是客观存在。可是禅的语言多以机锋出现，言在此而意不在此，打破了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的表达规律，因而以言考实，它就如《老子》所说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象，物，精，都真而有信，遗憾的是外面有恍惚、窈冥罩着，我们只能觉得有而看不清形质。多年以来，由读书的角度看，中文典籍，包括四部九流，我感到最难读的是禅宗语录。儒家的“中庸”“慎独”等，道家的“逍遥”“坐忘”等，不管意思如何微妙，总容许由字面探索。禅则不然，面对文字，却不能照文字解，打个比方说，甲约乙在北京站见面，乙知道必不是北京站，那他到哪里去赴约呢？这是虽见文字而几乎等于不见文字。当然可以臆测，也必致臆测，如由“北”而联想到北新桥，由“站”而联想到永定门车站，等等，可是怎么能知道某一种联想可能正确甚至一定正确呢？不能知道，说严重一些，那就是读了等于不读。情况就是如此。但知难而退也不易，因为探讨人生，总不能不听听禅家的发言。结果就成为进退两难：吃，怕烫；不吃，馋得慌。对于禅，很长时期心情就是这样。

1.1.2 缘起(二)

四十年代后期,由于某种机缘,我主编一种研讨佛学的期刊《世间解》。约稿难,不得不广求师友。其中顾羨季(随)先生是熟悉禅的,于是就求他写了《揣龠录》(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《顾随文集》)。揣龠的典故来自苏东坡《日喻》:“生而眇者不识日,问之有目者。或告之曰:‘日之状如铜盘。’扣盘而得其声,他日闻钟,以为日也。或告之曰:‘日之光如烛。’扞烛而得其形,他日揣龠,以为日也。……道之难见也甚于日,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。……故世之言道者,或即其所见而名之,或莫之见而意之,皆求道之过也。”顾先生取义甚明,是谦逊;如果把引文中的“道”换为“禅”,义就更明,是主观的胡猜。全文由《小引》到《末后句》,共十二章,谈了禅法的各个方面,或者说,兼及表里,兼及知行,而且妙在,推古德之心,置学人之腹,一并以散文诗的笔法出之。刊出之后,读者很快有反应,要点有二:一是好,二是深。觉得深,我的看法,是因为:一,顾先生虽是在家人,讲禅却还是坐在禅堂之内;二,行文似是为上智说,轻轻点染,希望读者闻一以知十。关系重大的是前者,在禅堂之内说,一就不能不随着禅师的脚步走,二就难于俯就常识,化为浅易。想卑之无甚高论,需要写些初学能够了然的文章,顾先生希望我